

香港無法承受「與疫共存」的慘痛代價

議事論事

李繼亭

在香港抗疫緊要關頭，不斷出現一些意圖動搖抗疫原則的「雜音」。除了美西方媒體攻擊香港的「清零」政策，香港本地亦出現聲稱「堅持「清零」，香港情況會變差」的言論。可以毫不客氣地說，這些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。香港必須堅持走「清零」路線，一旦轉到「與疫共存」，必將付出慘重代價。試問，香港能接受數十萬人感染、數千甚至上萬人死亡嗎？更何況，現階段稱疫情將過去，根本是言之過早，香港必須嚴守抗擊舉措，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。

「疫情結束」論不負責任

香港大學一名助理教授日前聲稱：「對全球大部分地方來說，2022年標誌疫情開始完結，對香港來說卻只是揭開序幕，只要堅持「清零」政策，香港需預期情況會變差。」這種言論，既不負責任，更是違反了基本常識。

2022年真的標誌着疫情開始完結嗎？這不僅不是美歐國家當前應對疫情的共識，在醫學界也存在強烈的分歧。《紐約時報》1月19日刊登美國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William Hanage的一篇文章，作者指出，雖然認為Omicron會改變大流行，但任何人都不能自信地斷言Omicron標誌着疫情結束。Hanage總結稱，過去兩年的事實表明，「只有健忘的傻瓜才會在疫情中作出承諾」。事實上，Omicron出現之前，美英許多所謂的醫學專家不也是「預測疫情即將結束」嗎？

另一方面，目前除了英國等少數國家將全面放開抗擊限制外，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收緊抗擊政策。以美國為例，總統拜登本月中宣布，將贈購5億份新冠快速檢測試劑，以滿足未來的檢測需求。同時，白宮將於下周宣布為美國民眾免費提供高品質口罩的計劃。「五眼聯盟」之一的新西蘭，鑒於疫情嚴重，也全面收緊防疫政策，從1月24日零時起全國進入「交通燈」三級疫情管控系統中的最高級「紅燈」級別，連

其總理傑辛達·阿德恩也要宣布取消自己的婚禮。

在亞洲，日本疫情燒不停，近期單日確診更首度暴增逾5萬例，東京也首次單日確診逾1萬例，破疫情爆發以來最高紀錄，為了有效防止Omicron病毒擴散，已有16都縣開始執行「防止蔓延措施」，僅次於「緊急事態宣言」。諷刺的是，此次疫情正正是由駐日美軍引爆。最初美軍解釋說，一些部隊「成功遏制了感染」，但自去年12月15日以來，9個基地的感染人數已超過5000人。美國抗疫的失敗，要由日本民眾來買單！

由美國、新西蘭再到日本，Omicron引起的疫情高燒不退，遠未到達感染的峰值，在此情況下貿然聲稱「2022代表疫情結束」，是多麼的不負責任。更重要的是，美英等國的「與疫共存」，是因為他們做不到「清零」，基本上「躺平」，不顧人民死活。美國至今有7千萬人感染，86萬人死亡；英國有近1600萬人感染，15萬人死亡；日本有超過2億萬人感染，1萬8千人死亡。

歐洲更嚴重，意大利有一千萬人感染，14萬人死亡。這些就是「與疫共存」的代價！

假若香港此時放棄「清零」，將會出現何種情況？首先是感染率飆升，每天感染數字不是幾十或上百宗，而是成千上萬宗。而鑒於香港70歲以上長者接種率僅36%，是抵抗力最低的一群人，屆時安老院舍或會出現大規模的感染致死情況。更嚴重的是，由於感染人數不斷上升，現有的醫療資源被嚴重擠兌，普通的醫療服務也難以得到保障。而這種情況不是維持幾天或一、兩個月，而會是半年甚至一年以上。更別說，Omicron之後還可能出現傳染性更高的變種病毒，香港難道要長期處於這種高感染率、高死亡率的情況嗎？

或現百萬人感染一幕

退一步說，即便香港「與疫共存」之下，得以與美英等國家「通關」，但長期無法與內地恢復通關，香港的經濟能得到保障嗎？香港的「國際金融中心」地位，

本質上是建基於內地的經濟支持，一旦脫離了母體，香港不僅無法維持有活力的經濟金融活動，一旦出現「金融大鱷」發動的金融風暴，香港還有可能抵抗得了嗎？

還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得好，Omicron在外國引起的病情不太嚴重、來得快走得快，但有關地區群體免疫由持續的經濟受損、以數以萬計生命換來，而現有疫苗不能有效針對變異病毒傳播，故不要幻想可與病毒共存。他認為，要控制疫情需減低市民外出接觸密度至3成，才有助令傳播率減低9成。

過去兩年的抗擊經驗說明，堅持「動態清零」，既能有效控制疫情發生與擴散，最大限度減少感染、發病和死亡，避免醫療資源擠兌，又能最大限度縮小疫情影響範圍，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。「動態清零」較好地平衡了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，能夠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成效，有力保障群眾生命健康和經濟社會發展。香港必須堅定不移走「動態清零」的道路！

資深評論員

吸取教訓加強「內防」與「外防」

焦點評論



吳志斌

新年伊始，虎年將至，本期望着香港的經濟將有「虎虎生威」之勢，無奈第五波疫情「兇猛如虎」，令人不戰而慄。社區隱形傳播難以追尋，而不斷爆發的確診個案也讓港媒不得不以「疫情失控」等字眼來形容這波疫情的現狀。戴口罩容易，截斷病毒傳播難，追蹤感染路徑更是難上加難。不可否認的是次特區政府也是及時果斷地採取一系列措施，如強制封鎖檢疫，嚴格控制社交距離和聚集，取消晚上堂食以及迅速設立臨時採樣點……可惜與病毒比速度，香港的防疫措施總是讓人感覺被動，甚至有些「後知後覺」。

是次疫情爆發，一方面體現出，兩年多的抗擊經驗讓政府和民眾有了基本判斷和應對策略。但在另一方面，社區感染「遍地開花」、源頭難溯病毒難截，誰之過？此文想通過客觀事實作出冷靜分析，對防疫政策提一些想法。

首先，如何解決「外防輸入」的政策制定與落地實施之間的矛盾。從時間線上看，第五波疫情起源自從海外回來、沒有遵守檢疫規則的多名攜帶病毒的機組人員。雖然政府以涉嫌違反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》對相關人員提出了檢控。但筆者認為，這樣的結果本是可以避免的。

平心而論，香港免檢政策的制度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人性極其寬容和善良的信任。那我們必須要問的是，在「外防輸入」的政策方面，相關的制度是否有被機構或個人鑽了空子？防疫政策的落地實施，應該由哪個部門來進行監督？豁免政策的制

定又將由哪個部門來統籌，並進行階段性的檢討？

筆者去年在《通關難 走出慣性治港的思維更難》一文中已經指出，「香港的免檢政策和審批程序來看，是『政出多頭』且複雜的。」然而，香港在抗擊進入了三年頭後，不要說免檢政策和審批有無統籌的部門，就連專門抗擊的指揮工作都沒有組建起來。這就造成了，從表面上看，多個部門都在抗擊，「多頭多首同時運作」，但一旦出了事情，要追責要質詢，便無從入手。

「安心出行」須有追蹤功能

其次，「安心出行」的功効及其局限性必須得到重視。早期就通關議題進行協商時，內地防控部門就對香港「安心出行」沒有任何追蹤功能提出憂慮。早在2021年2月，為了進一步實現全面強制推廣「安心出行」的運用，當局不斷強調「出行紀錄的比對和提示功能亦只會在手機程式內進行，個人行蹤不會外洩。」然而，「望月樓群組」說明，正是因為無法精準定位人群，政府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人力物力來被迫應對社群的病毒傳播。

需要看到的是，「安心出行」的細節還是有許多值得優化的地方。例如，按照現行的規定，用戶在進入商場或餐廳必須掃碼，但是在購物或用膳結束，卻不需要強制掃碼。而且由於「安心出行」有自行設定時間「離開場所」，這就造成了許多人實際在該場所的時間和「安心出行」的記錄時間無法融合的情況。

我們不能說「安心出行」形同虛設，但一個可能只發揮了百分之五十成效的措施，會不會因為剩下的百分

之五十的無能為力，而造成整個措施的「內爆」，這是值得政府深思的一個問題。

此外，檢疫機制的運作是否需要進一步完善？1月19日，在立法會議會上，梁熙議員針對竹篙灣檢疫中心管理混亂及衛生狀況不理想等問題，質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，大嶼山的竹篙灣檢疫中心使用率並不高，而相應配置的600個員工，也是顯得「綽綽有餘」。但是在出現社區爆發之後，檢疫中心人滿為患，面對短時間的龐大檢疫人群，檢疫中心頓時顯得「兵荒馬亂」，甚至出了不少大烏龍。這一現象恰好說明，檢疫中心的混亂不在設備或者是人員不足，而是缺乏前瞻性的演練和制度化的管理培訓。

我們還要從「倉鼠群組」以及「人道毀滅」事件來重新理解何為「外防輸入」，即病毒檢疫不僅在於「人的進出口」，還要關注「動物及包裹的流動」。至今，相關部門都沒有詳細介紹動物進口檢疫的要求。在疫情肆虐情況下，從外國進口哺乳類動物，有無特別的檢疫步驟和規章制度？

病毒沒有國界，但是一個社會要穩定健康，不僅需要的是政府與時俱進的決策判斷，更需要市民萬眾一心，自覺配合。因為一個人戴口罩與其他「坐等群體免疫」，也等於這個人沒有戴口罩。而整個社會都戴了口罩，但有人為了「自私」的「自由」而選擇打破免檢規章，也會讓整個社會陷入危機。在五波疫情中，內防外防，千防萬防，防的不僅是病毒，還要防的是沒有把香港當做自己家，不懂得以大局為重的各種私心。

中國僑聯委員、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

香港戰疫必須堅持「清零」

不吐不快

潘麗瓊

距離慶祝虎年尚有數日之際，香港卻非虎躍龍門，而是苦過黃連。第五波疫情幾何級數爆發，擴散到愈來愈多地區，大家感到風聲鶴唳。Omicron防不勝防，對於是否應堅持跟隨內地的「動態清零」，連部分專家都開始動搖了。

香港戰疫到了最關鍵時刻，有大學助理教授卻認為，「清零」難實踐且近乎不切實際，主張制定嚴謹的疫苗氣泡方案，同時重開處所，因為政府也需要照顧經濟和民生。這意味着放棄「清零」，改為效法西方的「與病毒共存」。

香港一直在中西方抗擊模式之間，舉棋不定。這是同一平台上，兩種意識形態之爭。港人長年接受西方教育，部分人置個人私隱於最上，所以「安心出行」缺乏主動追蹤功能，一遇到要追蹤密切接觸者，便「倒瀉籬筐」。有關部門瞻前顧後，沒有建立以大數據為基礎的追蹤溯源的制度和機制，在危急關頭，喪失了24小時黃金阻截期。中央之前對和香港恢復通關有疑慮，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後，說明這憂慮是對的。同樣出於尊重個人自由，政府不強制打針，在疫苗接種率上，打了一針的只有近七成八，兩針的只有約七成，和內地超過86%民眾接種了兩劑疫苗，有一段距離。

至於全民檢測找出隱性患者，即使前年底在中央協助下，特區政府只展開了「普及社區檢測」，而第五波疫情兵臨城下，有人仍堅決說不。

習近平總書記強調：「把人民群

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。」堅持應檢盡檢，應收盡收，應治盡治，遇上疫情擴散，全力以赴，以防控疫情的蔓延。

西方「與病毒共存」的策略，就是放棄抗擊，任由病毒進行優勝劣敗，淘汰有長期病患和免疫力低的人。即使染疫，由閣下自理。美國是醫藥和科技領先的第一強國，卻有超過86萬人死於新冠病毒。歸根究底，是經濟利益主導了防疫政策。但連性命都沒有，談什麼人權自由、經濟利益？

「與病毒共存」要不得

為了製造一種虛假安全感，西方國家一直把新冠肺炎形容為大號流感，但香港正被Delta和Omicron夾擊，兩者都出現過死個案，香港長者的接種疫苗率又偏低，萬一放棄抗擊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第五波疫情雖然兇猛，但我們不妨參考去年5月21日廣州爆發Delta疫情，當時10日之內傳五代，但廣州市政府實施群防群控，追蹤密切接觸者，在29天內控制疫情，最終159人染疫，沒有一人死亡。香港除了在葵涌部主戰場進行「殲滅戰」外，還必須在全港加強阻截，加快接種疫苗，加強群防群控，確保經濟復甦只是推遲，而不是脫軌（delay but not derail）。

我們犧牲個人自由，為了集體的自由，最高的人權是人命。切不可放棄「動態清零」，否則疫情失控，更難望和內地恢復通關，和世界接軌亦不可能，到時左右不是人，香港命運就「凍過水」。

資深傳媒人

「和全球經濟脫鉤」是美國潑污中國的偽命題

國際關係

張敬偉

美歐比任何時候都難以跳脫自設的矛盾困境，尤其在對華關係方面。而近期聲稱中國和全球經濟脫鉤，就是美歐潑污中國的偽命題。

1月15日，《美國之音》發表署名文章，再提中國與全球經濟脫鉤的老話題。其得出的結論是，歐亞國家和中國脫鉤的步子不大，但「越來越多的國家出於供應鏈和國家安全的擔憂，正在加大企業逐步遠離中國市場的步伐」云云。其論似是而非。

數據顯示，2021年中國進出口規模達6.05萬億美元，以人民幣計，202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39.1萬億元人民幣，同比增長21.4%。中國穩固了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的地位，而且與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均實現穩定增長，前五大貿易夥伴依次為東盟、歐盟、美國、日本和韓國。此外，中國對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23.6%，比

整體增速高2.2個百分點。而且，中國還繼續舉辦服貿會，給疫情時代的全球貿易提供助力。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》（RCEP）已經生效，中國還要加入全面進步的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》（CPTPP），中國和全球經濟更為緊密，何來脫鉤之說？

中國與全球經濟更緊密

全球資本也對中國市場維持「熱度」。國際投資研究公司普瑞奇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，國際風險資本投資者在2021年對中國初創企業的投資創下了新高，總共向中國5000多家初創企業的投資高達1290億美元。高盛首席執行官所羅門強調：「鑒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上的重要地位，如果不參與，你就不是高盛。」「但我們從10年、20年、30年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，而不是未來幾年。」

若講脫鉤，也是美國要和中國脫

鉤，而非中國和全球脫鉤。2020、2021兩年的貿易數據看，美國對華脫鉤已成反噬。東盟和歐盟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。美國對華貿易戰導致美國通脹高企。儘管如此，美國依然離不開中國製造。

所謂脫鉤，始於特朗普時期的對華貿易戰疊加科技戰，最後變成政治宣示的對華全面脫鉤。拜登時代沒有改變美國對華的關稅政策，卻將更多中國科技企業納入「實體清單」，而且限制中國企業在美上市，加速對華經濟脫鉤力度。拜登也在打造排除中國的供應鏈，以擺脫對華依賴，然而事實卻極其糟糕。

一方面，美國雖然壓迫全球半導體巨頭交出數據，甚至使得台積電和三星等大佬在美國投資建廠，可是並未破解美國和全球的「缺芯」難題。另一方面，美國希望製造業回流，美國資本卻加速流向中國。馬斯克的特斯拉美國工廠難以維持全球供應，在中國建廠卻讓馬斯

克成為疫情時代最耀眼的資本大佬。馬斯克對拜登政府的「打臉」，不僅羞辱了這屆美國政府的「政治正確」，也讓和中國脫鉤的美國吃相難看。

「清零」政策也遭污名化

可見，所謂脫鉤是美國政府的反華手段，是以意識形態阻斷中美經貿交流，更以政治圍城隔斷中美兩國幾十年形成的深度利益攸關關係。美國給中國科技企業套上了「枷鎖」，給中國企業戴上高關稅「鎖鏈」，將中國上市企業驅離資本市場……這實際是傷人自戕的脫鉤。

美國參議院正在準備一份禁止進口中國稀土的跨黨派法案，可見美國府院正在加速推進和中國的經濟脫鉤。在白宮和國會山看來，脫鉤已經成為最具殺傷力的反華利器。美國對華經濟脫鉤，卻污蔑中國和全球經濟脫鉤，也是美國「州官放火」霸凌心態的慣性使然。

美國潑污中國和全球經濟脫鉤的論據有二：

一是中國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，被美國和西方政媒刻意理解為中國和全球經濟脫鉤。然而，既然是雙循環，何來脫鉤之說？中國雙循環也是美國系統反華和疫情倒逼下的正確選擇。顯然，美國和西方的論據不值一駁。

二是中國實施「動態清零」的抗擊方案，被美國故意解讀為中國和世界孤立，這只是美國和西方掩蓋自己抗擊無能的藉口。當然，美國潑污中國和全球經濟脫鉤，也是其集體焦慮的體現——若中國真和全球經濟脫鉤，美國和全球貿易都將失去動力。

潑污中國易，尷尬自己留。中國貿易依然高速增長、美國和全球資本繼續流入中國，是中國脫歐還是美國脫相？答案不言而喻。

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